

灾难改变历史

Disasters Change The History

瘟疫是人体的失调；饥荒是作物和牲畜的失调；战争是大众精神的失调……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灾难改变历史/唐建光主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80251-914-5

I . ①灾… II . ①唐… III . ①救灾—历史—中国 IV . ①D632.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0721号

Copyright©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灾难改变历史

作 者	唐建光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914-5
定 价	3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

灾难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汇，然而它的出现却并不以人类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比如地震、疫病。当然也有一些灾难是人为的，比如战争、人为的火灾等等。虽然不受欢迎，但就像一个人不可能一直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也可能会时不时的遭遇一些或大或小的灾难，不管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或者这个世界愿不愿意，它们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影响整个民族、国家或者世界发展的进程。

如果赤壁没有公元208年的那场大火，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三国鼎立”的格局，中原疆土在一代枭雄曹操的统一治理之下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马六甲城在1511年没有沦陷，中国没有结束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洋时代，中国的南中国海的门户没有被打开，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中国近现代的饱受侵略、被动打开国门呢？也或许中国会在封建社会停留更长的时间？“一个火星有时会毁灭一所房子”，如果1666年的那个面包师没有忘记关掉面包炉，就不会有蔓延伦敦5天的大火，这个城市也就不会五分之四都变成废墟，那么今天的伦敦又会以怎样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呢？伦敦的历史毫无疑问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16年的那场波及欧洲、美洲以及中国的低温灾害，即使人们不想追究引发它的源头是什么，但是谁又能忘得了在那个“无夏之年”里有多少人被冻死。灾难总是会让人们反省，之后的新发明涌现以及新的农业结构的演变也无疑让人们在失去的同时也有一些收获。不过如果你质问人们是否愿意因为这样的收获而遭遇如此的灾难，我想人们的回答不会是完全统一的，毕竟新发明完全可以以另外的形式、

通过更加和缓的进程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人们更多地记住了日本与美国在二战期间的珍珠港事件，但是阿图岛上美国让日本的第一次集体“玉碎”却不能被遗忘，因为它为美国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争取了时间。战争固然是灾难，但是我们也应该在灾难中成长，否则战争真的失去了最后的一丝意义。震惊全球的“南亚大地震”让印度和巴基斯坦以最友好的方式解决了存在50多年的克什米尔问题，不知道我们该为这场地震哭泣还是欣喜……

历史因为这些灾难而发生了无法逆转的改变，没有谁能明确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些灾难的发生，世界或者某个国家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发生过的灾难，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避免灾难的重演；不可避免的灾难面前，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面对；矛盾和冲突面前，任何个人、民族、国家都应该从全人类的立场出发，尽最大可能避免造成人为灾难。

不管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人为造成的，灾难从来不是人们想要得到的。任何一场灾难都可能撼动整个人类历史，任何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在灾难面前都会变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和平无疑是所有人都期盼的。

在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的今天，希望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向其他的民族、国家递上代表和平的橄榄枝。让那些人为的、诸如战争之类的灾难不再上演，让我们共同面对诸如地震般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

目录 Contents

火烧赤壁：曹操的赤壁地理 文/孙展 001

公元208年的一个冬夜，乌林镇的一场大火导致“曹操统一中国努力的失败”，并对此后“南北之间的数百年分裂，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加农炮：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倒塌 文/梁欣 013

1452年，加农炮为土耳其人轰倒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摧毁了中世纪依靠高墙厚壁的防御模式，也为军事史翻开了恐怖的新篇章。

马六甲沦陷：扼住南海的咽喉 文/杨仁飞 019

1511年，马六甲城沦陷了，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中国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洋时代结束了。300年之后，中国遭遇了与马六甲同样的命运。

老鼠：压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文/黄艾禾 030

明清交替的1644年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于是，除了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袞这三位历史舞台的主角，老鼠也不应该被忽略。

天花：清王朝“战痘”300年 文/邱笑飞 040

天花，这个可怕的幽灵，一直盘桓于清王朝300多年的统治期间。固守祖宗的“人痘”防治法，不接受被欧洲人发展出的“牛痘”疫苗，则成为清王朝气数丧尽的象征。

炉火：1666年改变伦敦 文/曹沂宁 050

三百多年前一位面包师因为忘了关炉子，酿成了伦敦历史上最大的火灾。这场给英国人带来惨痛损失的大火，改变了伦敦的面貌，也改变了历史。

“大海商案”：国家背后的转折 文/唐博 056

把政治稳定看得高于一切的康熙帝给东南沿海的商队念起了紧箍咒，而大海商张元隆就成了被紧箍套牢的牺牲品。不过，这绝不仅仅是一支船队的悲剧。

低温：1816年改变世界 文/栗月静 066

1816年被称为“无夏之年”，人们似乎永远不会将这个“冻死人的1816年”忘记。不过，人们也会记得由此而带来的新宗教、新发明以及新的农业结构等。

霍乱：城市华洋冲突的年代 文/王刚 076

在霍乱的年代，之于欧洲人的记忆是变革，而之于中国人却是冲突。对于中国人卫生习惯抱怨已久的西方人最终还是让彼此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

谣言：1891年制造的“圣战” 文/何书彬 088

当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一场针对传教士的谣言宣传战也在酝酿之中。孔夫子信徒与耶稣之间展开的“圣战”，深刻地影响到这个国家的走向。

东交民巷：谁制造了“八国联军” 文/杨东晓 100

原本各怀扩张心思相互监视着对方的八个国家，却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民间运动最终联合在了一起，这脆弱的联盟也很快因为各自的利益而走向瓦解。

鼠疫：大国寡民在1911年 文/丁三 113

1911年发生在东北的大鼠疫，是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中西交汇的结果。它以一个不会说汉语的中国人为主角在东三省的辽阔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着。

大萧条：那个时代的病症 文/薛涌 127

财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成为经济大萧条最根本的原因，这种影响的时间不仅仅集中在一个时代，这种影响的范围也波及到整个世界。

保卫哈巴尼亚：第二次“大不列颠战役” 文/杨舜若 137

被史学界称为第二次“大不列颠战役”的哈巴尼亚基地保卫战，保卫了英国的石油供应，使得希特勒幻想的“反英圣战”就此化作泡影。

“斯大林雄鹰”：翱翔在柏林上空 文/彭华 150

1941年8月，“苏联”飞机对纳粹德国的首都实施了第一次空袭。尽管包括“苏联军事史”在内都在竭力回避这个话题，但人们似乎不应该将其遗忘。

阿图岛：日军第一次“玉碎” 文/石维军 吴军.....156

这是一场湮没于历史中的小战斗，但它的意义却非常重大。它在证明了日军的确侵入了美国本土的同时也为美军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河南灾荒：《大公报》1943年让世界因之改变 文/白伟志 162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让他民心尽失，成为被孤立的人。

血吸虫：余江不一样的战斗 文/杜兴.....171

20世纪50年代，余江县的头号敌人是钉螺。通过高效的政治动员，余江县组织全民灭螺，短时间内“根除”了血吸虫病，树起了全国防疫战线“第一面红旗”。

一块石头：引发以巴黎为圆心的轩然大波 文/丁三.....181

一位不知名的“3月22日运动”组织的成员投掷出了一块石头，不仅成为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也成为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

地震：让克什米尔成为和解之城 文/黄艾禾 黄欢.....197

大地震袭向克什米尔的崇山峻岭。在那里，分界线两边，人们已经对峙了近60年。在对分界线对面亲人的呼唤与不断的恐怖爆炸声中，分界线终于开放了……

火烧赤壁：曹操的赤壁地理

文/孙展

公元208年的一个冬夜，乌林镇的一场大火改写了历史。1800年的历史沧桑之后，我们只能在面目全非的现实地理路线上，凭借历史记载和想象还原前人那一场影响深远的大战。

从襄樊南下，就进入广袤的江汉平原。沿焦柳线继续南行150公里，即到当阳。当阳，在焦柳线上不过是一个三等小站，如果是特快列车，不及30秒就可呼啸而过。从当阳转汽车，南行70公里，沿途经过一些丘陵地带，两小时后可到荆州。荆州东南200公里是洪湖市，这一路是广阔的平原，间歇有些水系。尽管路途平坦，但由于没有直达的高速公路，需要近4个小时。从市区再向东15公里，就到了路的尽头，这是一处位于长江北岸的小镇，名叫乌林。

乌林镇最近一次出名，还是1998年。当时，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特大洪水，江泽民在乌林大堤上视察险情的画面被电视台反复播放，让不少人记住了这个小镇。

而它上一次被众人关注，还要追溯到1800年前。公元208年的一个冬夜，这里的一场大火改写了历史。因为这场大火，此后千百年来，



赤壁大战

研究三国历史的学者都注定要熟悉这个小镇以及这段到达小镇的路线。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更多的是记住了小镇对岸那座山峰的名字——赤壁。

史学家们用这样的话来总结这场大火的后果：它导致“曹操统一中国努力的失败”，并对此后“南北之间的数百年分裂，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但建安十三年秋冬之季的曹操当然不会预料到，自己这段不足500公里的行程，却影响了今后数百年的历史。

公元208年的襄阳

这段路途的起点是襄阳。

襄阳，汉水中游的天然要塞，江水自西、北、东三面绕城而过。史书上称它的地势是“跨连荆豫，控扼南北”。襄阳与樊城隔汉江而立，襄阳在南，樊城在北，唇齿相依。



湖北蒲圻赤壁，石崖上“赤壁”二字。

襄阳的地利之便、城池之坚，可以从800多年前的另一场战争中看出来。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率精骑进攻襄阳，宋守将吕文焕奋力反抗，双方反复攻守，一直持续6年，直到蒙军用重炮攻陷樊城，襄阳这才因孤立无援而失陷。其间蒙军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可计数。襄阳失陷仅仅三年，南宋就灭亡了。时人这样记述襄阳的重要性：“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

在分裂的年代，襄阳，对所有有志于统一中国的人来说，都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公元208年也不例外，这种诱惑不仅仅是在于襄阳城本身，更在于襄阳是整个荆州的北大门，谁掌握襄阳，谁就获得了夺取荆州的主动权，而谁获得荆州，谁就有了争雄天下的资本。

这一点，所有具备战略眼光的谋略家都看到了。诸葛亮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鲁肃对孙权说，荆州“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郭嘉更直接地对曹操说，“当先定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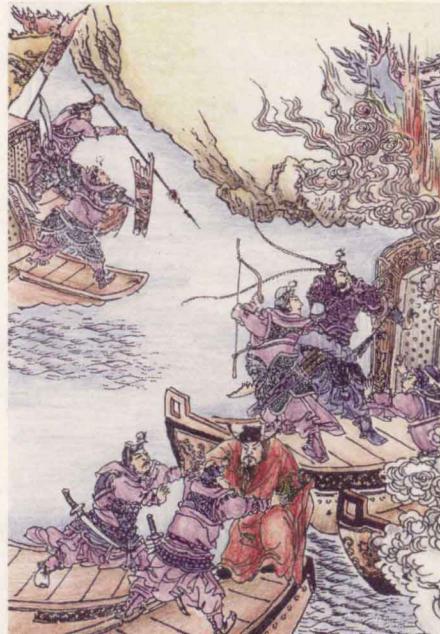
“锁战船北军用武”，《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插图。

但就是在这纷繁扰攘的东汉末年，襄阳却难得地保持了19年的和平。这不能不归功于荆州牧刘表。

刘表，字景升。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出任荆州刺史，在贼盗横行、道路阻隔的情况下，单身匹马入宜城，得到当地豪强大户蒯越、蔡瑁的支持，最终平定了荆州的内乱。正是因为看到了襄阳的重要地位，刘表很快就将治所从原来的武陵迁到襄阳。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让所有野心家惦念的襄阳，是由一个最没有野心的刘表所掌控的。“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8年，刘表治下的荆州，算得上是全国最安定的地方之一。

按照襄樊学院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余鹏飞的说法，这一时段的襄阳，“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处于南北交汇、水陆要冲的襄阳，成为世家大族、文人士子的避乱之所。进而汇聚成影响一时的“荆州学派”。



“关云长义释曹操”，《三国演义》第五十回插图。

襄阳离乱之后，这些人又各为流散，成为各个政权中的栋梁。这其中就有服务曹魏的傅巽、徐庶、王粲，服务蜀汉的诸葛亮、庞统、尹默，以及服务东吴的潘浚。在当时，襄阳的确称得上是群贤毕至、人才荟萃。

但无论刘表如何努力经营，襄阳的安定平和，注定只是一种假象。挡在征途上的襄阳，如果它的主人没有野心，那么它自己迟早是属于野心家的。

从公元208年的早春开始，全国南北就弥漫着动荡的气息。在北方的邺城，刚刚平定乌桓归来的曹操，迫不及待地开挖玄武池，日夜操练水军，以备南征之需。在江南，孙权派周瑜出征江夏郡，杀郡守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开始对荆州进行试探性的进攻。而在荆州内部，依附刘表、寄居樊城的刘备，礼贤下士，结交豪杰，日益坐大，随时有取代刘表的可能性。

不仅仅是外患渐起，更令人担忧的是内忧不止。这一年，刘表病重，

而为了争夺继承权，长子刘琦和次子刘琮反目成仇，得到州内豪强外戚支持的刘琮获得了主动，刘琦不得已带领部分军队出走，驻守江夏。

风雨飘摇中的襄阳，终于汇聚齐备一切战争的元素。于是，这一年7月，曹操出击了。

鸡肋樊城

曹操大军刚刚踏上征途，8月，刘表就因病而死，本已动荡不安的荆州局势更加复杂。孙权获知消息后，生恐荆州有变，立即派鲁肃以吊孝的名义，星夜兼程赶往襄阳观察局势。刘琮虽然在内部豪强的支持下顺利继承了刘表的位置，但因曹操大兵压境，整日惴惴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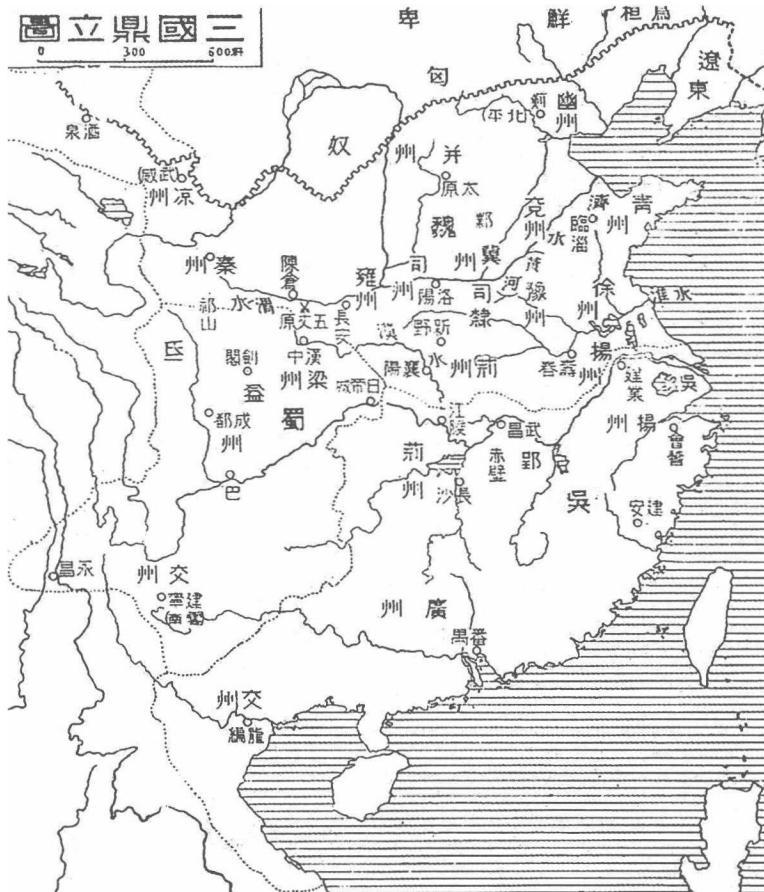
这个襄阳城的少主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懦弱。当周围人劝他投降的时候，他还坚持说：“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但幼稚的刘琮并不明白，对于周围这些荆州本土的豪强来说，曹操并非最可惧的人，投降曹操，不过是换个俯首称臣的对象而已，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旦抗拒曹操，让刘备坐大，才是真正的末路。

而这也正是他们说服刘琮的借口。对刘琮来说，抗曹失败，是死路一条；抗曹胜利，刘备一定取而代之。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日降曹。

在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协襄下，刘琮派出了使者。还未到达南阳的曹操，突然接到乞降的文书，开始并不相信，但手下谋士的一番分析，又让他打消了疑虑。

襄阳，这座固若金汤、易守难攻的城池，就这样轻易落入了曹操手中。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以至于几个月后，当周瑜的部将黄盖发出投降信时，曹操也很快就相信了。

对于刘表的死，最为不安的还是驻扎在樊城的刘备。数十年的征战，却无属于自己的尺寸之地。现在虽然能够暂时驻军樊城，一点点聚集自己的实力，但内有本土实力派的排挤，外有曹操大军压境，实际的处境，不过是给襄阳城多添了一道防线而已。



民国时期，日本人绘制的后汉三国鼎立图。

但留给刘备的选择也的确不多，一旦抗曹失败，不但又将面临无处可依的尴尬处境，就连在荆州苦心经营多年的一点心血也会付之东流。而荆州内部，愿意坚决联合抗曹的，也只有刘表的长子，现任江夏太守的刘琦。

忧心如焚的刘备并没有得到好消息：当刘琮终于派人来告知举州降曹的消息时，曹操已经到了宛县，距樊城只有250里。这位素以忠厚形象示人的将军，几乎想杀掉前来通报的使者。

襄阳投降，使得据守樊城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樊城不但兵力不济，反而会因后路被断，有被曹军和刘琮军队夹击围歼的可能。无奈之下，刘备慌忙从樊城撤离。

路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顺势占据襄阳，但刘备顾虑再三，还是决定向南撤退到江陵。江陵，是荆州军用物资的基地，又驻有大量荆州水军。一旦占据江陵，就可以扼守长江，与曹操持久作战。

转折当阳

本地司机陈少平在当阳城内转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当阳桥的确切位置。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当阳人，他自己却说：“对三国的历史不关心。”

谈起他是否听说过“张飞喝断当阳桥，吓得曹操部将夏侯杰肝胆碎裂，坠马而亡”“赵子龙血战长坂坡，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故事，他淡漠地回答：“那是瞎吹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陈少平是对的。正史《三国志》是这样描述这两段历史的：“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张）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及先主为曹公所追於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赵）云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难。”

历代传颂的长坂英雄，尽管在正史中依然能称得上英勇，但远不如民间演义中那么神武。

在找了近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在当阳城郊的一个路口处，找到了一块不显眼的残破石碑。上面写着“张翼德横矛处”几个字。根据落款，这块碑应该是清代雍正九年，由张氏后裔树立的。当地人告诉我们，由于河流改道，这里早已是一片平地。难怪陈少平始终没能找到我们想象中的“当阳桥”。

如果这块碑的位置正确，那么在公元208年9月的一天，此处不远的地方，隔岸站着的人，应该是曹操。而他，才是当阳之战的真正英雄。

当阳，是当时从襄阳到江陵的必经之路。自襄阳至此，300里路程。曹操率轻骑5000人，一日一夜就奔袭至此了。还没到襄阳时，曹操听说刘备已经从樊城撤退，唯恐他先占据了江陵，于是放下辎重，轻骑突进。到达襄阳时，又听说刘备已过，于是马上追赶，终于在当阳长坂追上了刘备。在曹操整个进军赤壁线路中，这一幕无疑是精彩的。曹操的果敢，在此次追击战中表露无疑。

如果按照正常行军速度，宛县距襄阳250里，一日行军三十里，需要近9天。襄阳距当阳300里，需要10天。即便在襄阳不做任何停留，这段时间，也足够刘备撤退到江陵。

同样是通往江陵的路上，自刘备得知刘琮投降，就开始组织撤退。自襄阳至江陵400多里，按照正常速度行进，半月可到江陵，而骑兵4、5日就能到达。但刘备撤退时，一路上携带荆州士民十万余人，辎重数千辆，每日仅能行军十多里。旁人劝刘备早日放弃辎重，派人守护，自己率军轻骑进军江陵。但刘备却没有听从意见，以至于耗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刚刚走到当阳。

长坂，现在是当阳市内一道沥青铺就的斜坡路，除了坡地还在，其他一切都不复当年的模样。根据史书的记载，古时长坂坡上栎树丛生，故又名“栎林长坂”。而就在此地，曹操的五千精锐骑兵一举击溃了刘备的队伍。

曹操的突然赶到，打乱了刘备所有的部署。不但退兵江陵、抢夺军粮、据守要津的战略规划被打乱，之前从襄樊携带的大量物资人马也被打散，最后刘备只得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人奔走汉津渡口。

汉津，在当阳以东的汉水边，刘备在此遇到前来接应的关羽水军，从汉江退往了夏口。